

石头与水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肆

「网络文学+」

向读者推荐活动

优秀网络文学

原创作品

VIP金榜TOP1
—— 千万点击 ——

晋江超高人气古言长卷

赠

知名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
唯美海报+古典牌异型书签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石头与水

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

千山记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山记. 肆 / 石头与水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5339-5028-6

I. ①千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 224979 号

策划统筹 柳明晔
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
封面题字 天 勤
封面绘图 ENO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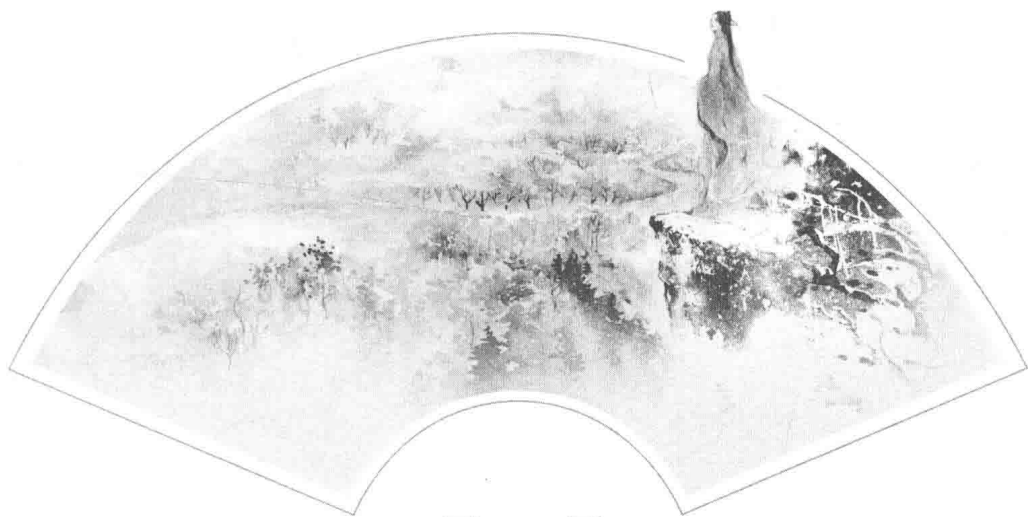
千山记 肆

石头与水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字数 381千字
印张 19
插页 1
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028-6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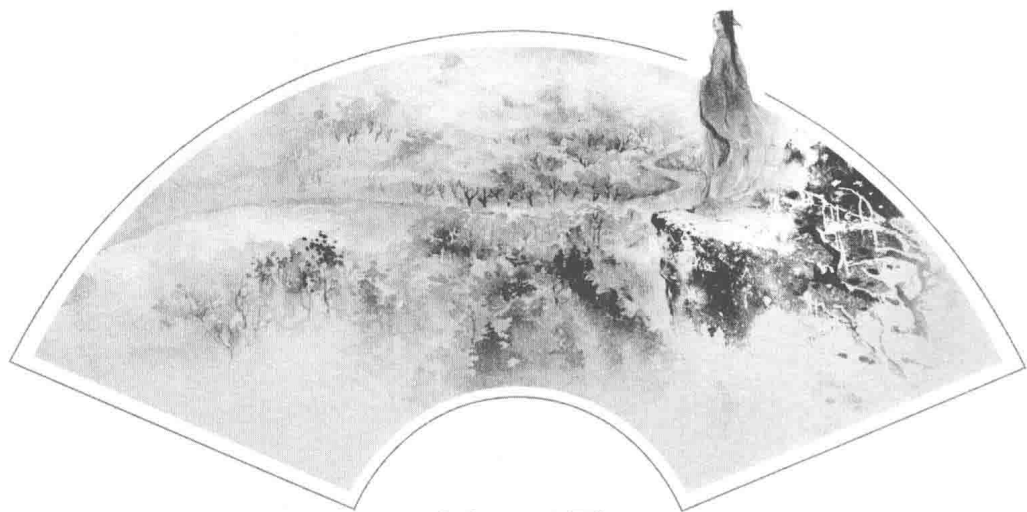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第五十二章	第五十一章	第五十章	第四十九章	第四十八章	第四十七章	第四十六章
建海港	段四海	拢臣心	靖江行	晋商帮	初练兵	贪贿事
119	098	078	058	038	020	001



目 · 录

CONTENTS

第六十章	第五十九章	第五十八章	第五十七章	第五十六章	第五十五章	第五十四章	第五十三章
靖江反	赴战场	硝烟起	捆皇子	沈翰林	江南事	回帝都	首交锋
282	261	241	223	202	182	160	140



五皇子不可谓不雷厉风行了，五皇子一行，自闽安城出发，经宁川、剑州、汀州、漳浦，到达泉州城。泉州城与闽安城相邻，其繁华富庶亦不逊于闽安城。五皇子见街道干净，店铺林立，周边百姓的衣裳也都齐整，一张脸仍是端严。当初他们刚到宁川时，所见景象比泉州犹好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宁川知府特意准备的。街道洗了三天，坑啊坎的都补好了，至于店铺，更令其重新装修门面，连带着出迎百姓的衣裳，也做了特别要求，最次都得是细棉布，要是麻布啥的，出来也得给差役拘起来。这只是宁川知府干的奇葩事之一。另外街上但有乞讨者，一并抓进大牢。还有，面目不雅的，也要抓起来，不令其上街，等等。

五皇子给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。

所以，有前面经历，此刻见着泉州的迎驾场景，也就没什么好高兴的了，还不知是真是假呢。

五皇子这两个来月颇得历练，他端严着一张脸，也注意到了周边百姓男女老少都有，街旁的铺子，有些是旧的，有些是新的，不过，做过清洁是一定的。这倒是无妨，倘知道自己来，啥准备没有，五皇子也会觉着受了轻慢。这并不是五皇子虚荣，哪怕到别人家做客，也希望主人家郑重以待吧。何况他并非做客，闽地本就是他的封地，他来自己封地看看，提前通知了州府官员，州府官员自然会有准备。但因五皇子不大喜欢排场，所以，有所准备也不要太过，不然如宁川前知府那等奇葩，五皇子亦是要震怒的。

五皇子一路看过去，倒没觉出不对劲的地方，谢莫如悄悄对他道：“殿下太庄严了。”

五皇子看向妻子，他媳妇道：“殿下和百姓们打声招呼。”

这个，要怎么打招呼？总不能自我介绍说，我是闽王吧。五皇子的皇室教育委实没有这一块啊，他们家都讲究，他家人一出门，呼啦啦跪一地，然后，他家人就会淡淡地说一句：“平身，不必多礼。”

五皇子一时蒙住了，这跟他去看望军烈属也不一样啊。谢莫如忍笑，对孩子们道：“外头都是来看咱们的，跟大家招招手。”

三个小家伙原本都在学他们父亲，坐得笔笔直，腆着小胸脯，满满的一脸皇孙相。听到母亲这么说，二郎犹豫地看向父亲；二郎这孩子虽然行动慢，但直觉敏锐，看母亲；三郎最直接，立刻对着车窗摆起手来。闽地百姓哪见过这个啊，要是乡下人，见个县令都不敢抬头的。就是州府里的百姓，知府也不是寻常能见的。见着王爷车驾里有人摆手，顿时就轰动了，就有人问：“那是王爷吗？”

还有人说：“不是，王爷没这么小，兴许是小王爷！”

三郎小手摆得更来劲了，恨不能立刻告诉外头人，他是三郎呀！待到了知府衙门，三郎小手腕都摇酸了，让他嬷嬷给他揉揉手腕。

二郎说他：“叫你摇个没完！”

三郎道：“百姓们太热情了呀！”

二郎还是很关心弟弟的，拉起弟弟的小手腕看了半日，道：“还好，没肿。”

二郎说：“嬷嬷，你去跟厨下说，中午烧个蹄筋给三弟补一补。”

三郎是个挑食的孩子，说：“我不喜欢吃羊蹄筋。”

二郎道：“那就再加个牛筋煲吧。”好吧，他喜欢吃羊蹄筋，卤着吃，烧着吃，炖着吃，扒着吃，都好吃。只是三弟这个没口福的家伙，竟然不喜欢。

三个小的叽叽咕咕地说话，他们爹接见泉州府大小官员，他们娘在见泉州府大小官员的女眷。谢槿之妻常氏都有些拘谨，下头那些同知太太、通政太太更是不敢轻易说话，还有就是一些士绅家的太太们。

常氏挨个介绍，士绅里头一家就是徐家，谢莫如见到了徐家太太，不过颌首而已。徐太太还说：“先时臣妾也去过帝都，只是没福分给娘娘请安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听说你家颇得大皇子府重用，你就是去了帝都，也不好两家皇子府一并串门子的。”

徐太太讪讪，连忙恭谨非常，道：“能得娘娘们召见，已是几辈子的福气，哪里敢说串门子。”她家的确巴结上了大皇子，可五皇子分封到闽地，她家也想走一走闽王门路，奈何闽王府的门路实在不大好走。

谢莫如笑：“徐魏两家，皆是积善之家，上次海匪围城时，你们出人出力，我都是知道的。”徐太太脸色方略好了些。

说一时话，谢莫如留下常氏说话，将其他人打发下去自便。

常氏命丫鬟叫了儿女出来相见，谢莫如笑：“在二老爷那里见了堂弟。”常氏的大儿子去了公婆身边，如今出来相见的是次子、三子以及两个女儿。男孩子们都是读书的，谢莫如随口问了两句经史文章，皆是通的。女孩子就问平日里念什么书，喜欢哪种字体，有什

么消遣之类，然后给了颇为丰厚的见面礼。

五皇子一行就住在州府衙门，谢槿是谢莫如的堂叔，虽然现在叔侄身份有别，招待起来到底安心些，不必很战战兢兢。

倒是江行云又收到了厚礼，徐家上门求见，来的不是徐太太，是徐老爷。要是等闲人，一个中老年男人，不好要求见人家未出阁少女的。好在，江行云已经不是少女的年纪了，她现在是青年女子，尽管没有成亲。消息灵通的都知道，江行云是为数不多的能在谢王妃跟前说得上话的人。

徐家不是头一遭对江行云表现出善意，早在五皇子就封闽地时，徐家就托人情见过江行云，甚至想让她在徐家的生意里掺一份子。不必江行云出钱，直接给她占一份子。江行云何等出身，这些事也是见惯的，当初她父亲掌管西宁关十万军队时，西宁关的商贾只恨巴结不上，哪里会吝惜这份子钱。有些妥当的商家，宋家也愿意他们投靠，其实也是按份子钱算，这些商家每年往将军府孝敬，倘有些什么事，将军府关照一二。就是这些把戏。

徐家约莫也是这样投靠大皇子的。

徐老爷见过江行云，此次在闽地相见还是头一遭，恭谨又客气。若头一次见，定想不到此人乃一介商贾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文士呢。徐老爷正是着了一袭细棉的玉青色文士长衫，温文儒雅，道：“早盼着能与江姑娘在闽地相见，闽地在帝都人看来是荒僻之地，其实乃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”

江行云道：“是啊，与西宁、帝都颇有不同。”

徐老爷呷口茶，道：“先时姑娘在西宁颇有生意，如何匆匆就结束了？姑娘是正经经商手段，你突然结束了西宁的生意，我们这些老东西都觉着惋惜。”

江行云道：“先时凭着我在西宁生活多年，多去跑两遭罢了。而后分封，毕竟是皇长子的封地，天下之大，何地不可行商？如今在这闽地，背靠大树，岂不更是便宜。”

要是别人嫌西宁为皇长子封地，徐老爷定要劝上一劝的。但对着江行云，徐老爷没劝，反是顺着她的话道：“是啊，其实闽地颇有可行商之处，我们徐家在闽地多年，江姑娘相中哪样，不是我老汉吹牛，倒是能给姑娘些意见。”

江行云道：“一时哪里想得好，也不急。徐老板只管放心，我断不会与你争利的。”

徐老爷一阵轻笑：“我倒乐意姑娘能瞧得上我这点儿小生意，只怕姑娘瞧不上。”

徐家毕竟送了厚礼，江行云道：“徐老板素来消息灵通，想也知道王爷这一路何等凌厉。你们徐家是此地大商家，闽地军中粮草多赖你们供应，只是你家一事我多有不解。”

徐老爷忙道：“姑娘请说。”

“你家供应永定侯麾下粮草时既得力，粮草亦是上上等，怎么供应当地驻军，就那些猫腻。”江行云道，“这些粮草生意，想来只是你家生意的九牛一毛，可你家干的这事，不是我

说，军中之事，你们也忒糊弄了些。”

徐老爷叹：“我的粮草运去时什么样，若到了将士手里还是原样，这事，我定会认下，不喊一声冤。”

江行云生于西宁，性情爽快，道：“你托到我这里，我便将此话替你传了，可到底如何，你最好有真凭实证。”

徐老爷自是有备而来，沉声道：“除非面见殿下，不然，我断不敢拿出实证的！”

江行云挑眉。

江行云不会自己去见五皇子，她命人送走徐老爷，将徐老爷送的东西与传的话都与谢莫如说了。谢莫如道：“行啊，有什么证据，只管让他送过来。”

江行云道：“既涉及闽地驻军，想来不是小事。这一路过来，殿下杀伐决断，心里有鬼的已是惊惶。昭武将军一万驻军，就驻扎在泉州，焉知里头没他的事？哪怕要处置，还是回到闽安城再处置的好。”他们就带了不到五千卫队，江行云是担心谢莫如的安全。

谢莫如轻描淡写道：“你说徐家为何现在才呈上证物？”

“他家自有其打算，只是我们为何要按他们的算计走呢？”徐家自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要提交物证。

谢莫如道：“早在广威将军处发现军中这些事，殿下就命人八百加急往帝都送了密信。帝都，应当已经知道这事了。大皇子掌兵部这些年，此事，要是大皇子说不知，谁信？陛下是断不会信的！大皇子不会坐以待毙，但此事殿下已有实证，大皇子想干干净净地脱身是难了。既脱不了身，干脆把整个闽地驻军都拖下水，不好吗？”

“想来，这就是大皇子的对策吧！”

徐家出现的时机非常尴尬。

像江行云说的，如果是涉及整个闽地驻军的大事，便是五皇子也不好在此地处置的。不只是法不责众的事，稍有差池，怕会酿出大事件。尤其是五皇子就藩时间尚短，而且，此时并未在闽安城，还把老婆孩子一并带出来了，身边亲卫不到五千。

谢莫如突然道：“昭武将军刘太太没过来？”

江行云道：“说是刘太太得了风寒，年前就病了，至今起不得身。”

谢莫如撑头想了一时：“这对徐家，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就是徐家献上证据，他一个商贾之家，再有钱，仍居末流，最容易被牺牲的就是徐家了，这对徐家有什么好处呢？

谢莫如还在思考，江行云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知晓的，我立刻把姓徐的抓来！”她将门出身，喜欢用武力说话！

江行云匆匆去了，谢莫如吩咐紫藤：“请王爷过来。”

五皇子还在与诸官员说话，他媳妇有请，五皇子就先去见他媳妇了，诸官员坐等。大

家不约而同地看向总督大人，唐总督不愧一品大员出身，依旧坐得端直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心神合一，纹丝不动。真是的，看他有什么用啊，他也不知道五皇子去做甚了啊！但在此地此时，能请动五皇子的也没谁了，这还用看本大人吗？蠢材！

看，人家小苏巡抚就坐得端。

唐总督五十出头的人，称呼未至不惑之年的苏巡抚，自然能唤一声小苏巡抚。殊不知，小苏巡抚心下很有几分不满，觉着，谢王妃以往挺有规矩的人，怎么今儿个这时候就叫殿下走了呢？这场合，可不大合适。可又担心，是不是王妃那里有什么要紧事啊！这么想着，小苏巡抚就坐得更端正了。

五皇子过去，谢莫如就将徐老爷这事说了，五皇子道：“他有啥证据，还非要见了我才能拿出来？”徐家奉承大皇子多年，五皇子在帝都就知道。他不是很喜欢徐家，故而徐家要递证据，他登时就有些怀疑。

谢莫如道：“这就知道了，只是我实在看不出此举对徐家有什么好处。”

谢莫如一向心思细致，她想事，必要求通透的。五皇子自觉论智慧不如妻子，但他受的是皇室教育。五皇子冷哼一声，直接道：“不管他有什么好处，既敢透这信儿，事就不能是他说了算的！”这时候递证据，早干什么去了！

谢莫如看向五皇子，五皇子不由得一笑，哎呀，他媳妇也能在他面前露出这种迷惑的神色呀。五皇子心下豪情顿生，轻咳一声，面上恢复庄严，拉着他媳妇的手起身，道：“你过来，教你一招。”

五皇子就带着谢莫如去了前面议事厅，谢莫如还是第一次这样与五皇子正式见当地官员，她素有气派，倒不觉什么。大家见五皇子带着王妃过来，连忙起身行礼，五皇子摆摆手：“坐吧。”

五皇子自己坐正中一张大红锦缎铺就的软榻，软榻下面左右两溜太师椅分坐文武官员。五皇子将榻让出半个，夫妻俩一道坐了，五皇子方道：“老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与本王说明白！”

唐总督有些蒙，五皇子点名：“宋双成，刘昭武，你们军中的事！”

三人屁股刚挨椅子，一点名立刻又站起来了，唐总督疑惑：“王爷但有所问，臣无不以实相告！”

五皇子一拍榻椅扶手，添了几分怒色，直接开骂：“本王早说过，你们先时军中那点子事，既往不咎！本王这里想保下你们，你们屁股有没有擦干净！”

五皇子这么一点一骂，诸人虽有些惶恐，倒也不由心生几分亲近。这也不奇怪，主要是五皇子说话的口吻，完全是一副自己人的样子。

谢莫如还真有些意外，不知丈夫还有这一手。

五皇子接着就把这些人臭骂了一通，唐总督等人挨了回骂，反是身心舒泰，最后同五皇子说起粮草上的事来。唐总督说来也难哪：“地方军的粮草，一向是朝廷拨一半银子，余下一半是从地方截留。朝廷的银子，没有哪一遭是定时拨下来的，就是旨意上说拨银二十万两，到地方能有十五万两就是运道。朝廷对军中口粮有规定，像侯爷他们用的都是当年新米，这也是帝都禁卫军才有的待遇。”说着看一眼永定侯，永定侯并未提出异议，可知唐总督说的是实情。唐总督继续道：“二十万两银子只剩十五万两，地方赋税截留也是有限的，殿下也知咱们闽地的税赋，总不能把百姓压得太狠，还有地方上的建设，也不能太省的。不然，穷则更穷，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”反正就一个字，难。

五皇子道：“我知道户部但有拨银，你们难免要去打点，只是二十万两银子只余十五万两，这也忒狠了吧？”

唐总督使个眼色，想着私下同这位年轻的王爷解释。不料苏巡抚直接道：“以前只消千把银子打点户部便好，近来这打点银子节节攀升，也不知是哪儿去了。”

唐总督愁死了，苦口婆心：“我的苏巡抚啊，慎言慎言哪。”都知道你爹是首辅，这事传出去，你首辅爹也捞不着好吧。

苏巡抚干脆闭口不说了。

“苏巡抚想说就说，还不叫人说话了！”五皇子颇为不满，道，“本王在礼部，倒未遇着此事。”

唐总督叹：“殿下是何身份，如何能有人敢为难殿下？就是上遭陛下拨银，五十万两一分不少地送来，这还是我在闽地任上头一遭。”

五皇子问唐总督几人：“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徐家手里？”

一听是徐家之事，唐总督脸色微凛，这会儿也顾不得修饰隐瞒了，道：“每次地方上征军粮，都是当季新米征上来，我们为了节省些银子，让徐家调换过陈米。”

昭武将军欲言又止。唐总督眼睑微微下垂，唇角略抿。

这一切，当然逃不过谢莫如的眼睛。谢莫如道：“王爷的话，依旧有效。到这个份上，你们要是还瞒着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”

一时间，议事厅寂静得可怕。

唐总督这样的老家伙，都出了一脑门子冷汗。昭武将军亦是脸色泛白，倒是宋双成有些不懂，不着痕迹地看看这个，又望望那个。只是，他觉着不着痕迹，坐在上面的五皇子谢莫如夫妇，有什么看不到。另外，苏巡抚、周按察使也是一派凝重，谢槿眉毛微皱。

议事厅落针可闻，五皇子感觉自己听到了唐总督剧烈的心跳声。当然，这有可能是唐总督坐在他下首，两人离得比较近的原因。或者，是五皇子的幻听。

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一阵带着料峭的春风飘飘荡荡地拂过议事厅，无端给这春日带来几

分阴寒之气。谢莫如道：“你们若想离开，现在就走吧。”

五皇子瞥他媳妇，难不成他媳妇已猜到是什么事了？

谢莫如淡淡道：“无非是靖江王府的事吧。”

唐总督汗如雨下，五皇子大惊：“你们竟同靖江王有勾结！”

永定侯道：“臣驻扎海沿两年，闽地未有海上私通靖江之事。”

唐总督惨白着脸：“三年前，闽地大旱，我等自靖江买过米粮。”

谢莫如话音一转，道：“这有何妨？靖江王府本就是国朝藩王府，与闽地相邻，自靖江买些粮食也正常。就是吴闽两地，难道没有商事来往？”

唐总督与昭武将军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，谢莫如道：“说来我与殿下同靖江王都不是外人，就是来就藩的路上，靖江王还特意命人送了东西。只是如今殿下政务繁忙，无暇拜会。说来吴江之地，盐铁之利不说，土地丰饶，远胜咱们闽地啊。”

一时，李九江进来回禀，徐大掌柜请过来了。

五皇子道：“宣他进来。”

徐老板能混到大皇子跟前，也是有些本事的，消息更是灵通。如今五皇子巡视，一路上，不少官员纷纷落马。徐家能有今日今时之地位，自身也不是多干净。徐老板不是不惊慌，谢莫如以为这主意是大皇子一系的意思，但未尝没有徐家自作聪明之意。

徐家几次想巴结五皇子夫妇未果，不料今日竟是在诸多官员之前召见他，徐老板顿觉不妙。五皇子已问：“听说你有东西呈给本王？”

徐老板原意是私下呈上，可看五皇子这问法，完全不是私下交易的意思啊。徐老板犹豫不决，冷不防对上一双冷森森的眸子，他不由得一个冷战。五皇子道：“你要无话同本王说，那就下去。”

徐老板此时方明白五皇子同有银子就好说话的大皇子完全不同，不敢再磨蹭，连忙自怀中取出一个蓝皮布包，恭恭敬敬地呈上。

徐老板一介商贾是不能到五皇子面前的，他这东西自有内侍用托盘转呈。五皇子还未看那蓝皮布包里的东西，就觉出室内的气氛又一次陷入紧张。五皇子命人生个火盆进来，直接将这蓝布包往火里一投，炭火卷起那蓝布包，立刻露出里面开始毕剥毕剥燃烧的纸页。五皇子淡淡道：“本王说的话，一直有效。这东西，不看也罢。”

唐总督立刻跪倒，激动得老泪纵横，高呼：“殿下如此恩典，臣等焉敢不效死力！”

余人纷纷跪伏。

五皇子懒得听这些废话，只道：“以后，这闽地，要听我的！”

“臣等领命！”

伴随着诸臣的高呼，徐老板的脸惨白到极致。



谢莫如看向五皇子，眼神中闪过一抹微笑。五皇子悄悄捏一下妻子的手：这就是皇权，天下之人，都要听咱们的！如何能被一介商贾牵着鼻子走！

五皇子展现了一回主君风范，收买了一回人心，就与徐老板道：“自此你也轻松了，你也是为了保命，你的忠心，本王知道。去吧！”

徐老板离开时不说失魂丧魄，但那脸色神态委实也不大好。

五皇子道：“行了，中午美餐一顿，明日本王亲去昭武军营。”

自唐总督往下纷纷马屁如潮涌，五皇子也就笑纳了。

待得下午，夫妻俩私下说起话来，五皇子都有几分庆幸，道：“幸而你反应快，我都没想到是靖江事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靖江王在吴地多年，他要没往闽地渗透经营过，反是蹊跷。”

五皇子道：“此事，还是要告诉父皇一声，不知父皇会不会恼我自作主张。”徐老板献什么证据，五皇子何尝不为难，他倒乐意溯本清源，但若是涉及整个军政系统，为安人心，只得如此罢了。

谢莫如沉默一时道：“有朝一日收服靖江，难道靖江之地的官员便不再用了吗？如今之情势，也只得如此。倒是有一事想跟殿下商量。”

“什么事，你只管说。”

“我看，闽地与吴地商事来往颇多，今日你我所见，怕只是九牛一毛。此事，终要有个说法。以后是改为明面的商贸，还是全面禁止，殿下也得有个主意。”谢莫如道，“若全面禁止与吴地商贸，日后必要森严以对。若是改为明面上正常的贸易往来，商税可得收起来。”

五皇子叹：“此事，我心意未定。”

“那就与唐总督和苏巡抚他们商议一二。”谢莫如道，“还有，今日所有事，必要一五一十地与陛下说明才好。哎，太子殿下要为难了。”谢莫如一叹。

五皇子也不傻，道：“你是说，户部截留？”

“二十万两银子的拨款，户部截下五万两，世所未闻！每年户部往外拨银子几百上千万两，户部要截留多少！这些截留的银子去了哪里！”谢莫如冷声道，“咱们这里都紧成什么样了，就是朝廷，去岁陛下不知怎么挤出这五十万两银子呢。如今殿下就藩，五十万两银子一分不少，若殿下未就藩，这五十万两到闽地能剩四十万两吗？源头水不清，怎么能强求中下游样样清楚明白？咱们才到闽地这些时日，已是不得与世同浊了。”

五皇子叹：“此话咱们私下说说就罢了，闽地的事，我自会一五一十地回禀父皇。只是，太子一则是君，二则是兄，这是咱们的猜度，密折中是不能写的。”

谢莫如道：“殿下的难处，我岂能不知？我也不是说太子殿下，可此事事涉户部，太子掌政户部多年，未免为难哪。而且，要我说，户部这手伸得也太长了些，终是连累了太子

哪。太子不同他人，藩王，不过一地之主，咱们说起来是为陛下为太子守护江山的。说来，这万里江山，终归是陛下是太子的。户部如此，实在打了太子的脸。殿下写封私信，告与太子一声吧。太子失察，受了小人蒙蔽，殿下既知道，不好不给太子提个醒的。”

五皇子也没了写密折的心，将笔一掷，道：“以往在帝都，兄弟间偶尔也有些意气之争，今来闽地，实在叫人灰心。就是父皇那里，我说的虽都是实话，怕父皇也不好受，父皇最看重太子和大哥了。”年前他爹给他银子，把五皇子感动得够呛。

谢莫如劝他道：“既如此，殿下也不要总在折子里写这些公事，写些以往兄弟父子的亲近趣事，岂不好？陛下看了，想到先前父子情分，总能网开一面的。殿下这里，既尽了儿子的孝心，也尽了兄弟的情义。”

五皇子笑：“你说的是。”重执起笔，开始写密折。

谢莫如笑：“孩子们也都认字了，只是写得不好，也让孩子们给母妃写几句话，到时殿下令人一并捎去。”

“好。”

五皇子很有藩王风范地烧掉了徐家献上的证据，唐总督心下亦觉着五皇子是个有人格魅力，体谅下属，值得追随效力的藩王。所以，唐总督方私下求见，打算给尚年轻的藩王解释一下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风云，咱可得谨慎之后再谨慎哪。

唐总督一把年岁，经的事多，说起古来是没完没了。唐总督一直从先帝末年，说到今上执政，说到今上大婚得了皇子的喜悦：“天大的盛事，陛下命天下免税一年。便是陛下登基，也未有此恩典。老臣老了，孙子也有的人了，因尚算得用，一把老骨头，还能为陛下与王爷尽忠，也是老臣的福分。话说回来，民间有句老话哪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做父母的，盼什么？不就盼着一家子和和气气的，儿孙们太太平平的。”

五皇子这要再听不出唐总督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脑袋有问题了，他道：“做主的自然是父皇，我也只是把咱们闽地的事同父皇说一说。老唐你自是体谅父皇，可我想着，父皇在帝都，所闻所闻都是从咱们的奏章中来。父皇派咱们下来治理一地，要是咱们都碍于情分不同父皇说实话，父皇心里得是什么滋味。就是咱们，不也辜负了父皇的信任。咱们有没有把地方治理好且不说，这世上，能人是尽有的，咱们不一定拔尖，可是，实话得告诉父皇。哪怕父皇觉着咱们不合适，他知道这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也好安排合适的人。”

顿一顿，五皇子继续道：“我岂能不知老唐你的好意，我也知道我这密折一上就得罪人。只是，我还得照实了写，照实了说。”五皇子有着年轻人的坚持。

唐总督轻声道：“别的事都好说，只是一样，老臣必要劝王爷一句，户部截留之事，难道王爷以为陛下不知吗？”

“自来外地官去户部要银子，都是要在户部打点一二的，这是官场常例，我也知道，父



皇怎能不知？但二十万两银子他们扣下五万两，这事不成。不只是说咱们这里不成，就是换别的地方，也不成，没有这样办事的，他们的手也忒黑了。”五皇子不是为自己心疼，他是为自己老穆家的江山心疼。

唐总督想，闽王真是一派赤子之心，更难得的是，一般赤子之心的多是愣头青，闽王却是进退得宜、极有分寸的人。只是，这样有分寸的闽王也难免犯了愣头青一样的毛病，唐总督苦口婆心：“户部不过小人作祟，殿下揭开此事，岂不是要连累到东宫身上？殿下与东宫的情分，可不是寻常人能比的啊！”唐总督苦劝五皇子，五皇子虽好，到底只是一地藩王，现在今上在位，哪怕五皇子说些不恰当的事，也是无妨的。可将来东宫登基，对五皇子，难免心存芥蒂。当然，唐总督苦劝，也有自己不想得罪东宫的意思。毕竟，五皇子不可能空口无凭地去说户部的事，到时肯定要他附折为证的。唐总督能做到总督的高位，不为自己，也得为子孙们考虑，自然不愿得罪东宫。

五皇子有不同意见，他道：“要是别人，会觉得我冒犯了他，太子绝不会如此的。大人想想，日后太子登基，江山社稷皆是太子的，太子怎能不盼着江山昌隆呢？我与太子兄弟多年，太子为人极好，体恤臣下，故而受了蒙骗。倘有此事，太子定不能容的。”

唐总督急死了，哎哟，这个愣头青！有些话，唐总督是断不好说的，太子当然会顾及江山社稷，可太子这不是还没登基吗！

五皇子道：“老唐你把先时拨银子的事写一写，我一并做密折递上去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就父皇看得到。而且，咱们又没什么实际证据，这事涉不到太子。只是户部若真有此事，是断不能再让他们继续的；若无此事，警醒一二也没有不好。我不是为了闽地，我是想着，这天下，除了帝都，都是外地，此风断不能长的。我也不是为了自己，这于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只是，既知道，不能做不知道。”

唐总督感叹：“王爷什么都明白，老臣胆小，愧矣。”

“谁都有一家老小，老唐你能与我说这些，胆子已不小了。”五皇子正色，“你是个好官，我知道。”

唐总督在官场磨炼数十年的老心都给五皇子感动了一回，他胆子并不小，只是谨慎惯了，且不谨慎的人，怕也做不到总督之位。但显然唐总督并不欠缺决断，他见劝不动五皇子，便道：“王爷一心为民，老臣愿附骥尾。”

因是二人私下说话，唐总督轻声道：“此事，王爷必要好生与东宫解释一二方好。”

其实五皇子不过自欺欺人，太子掌户部多年，又不痴傻，怎能不知！

只是，五皇子不明白，他与妻子道：“当初分府，我们兄弟都是一样的份例。王府、产业，一样不少的。咱家的日子能过得，太子的日子定也能过得。我实不明白，倘此事与太子相关，太子要这些银子做什么？”五皇子在礼部当差，他要说没拿过礼部一两银子，那也不是。自来冰敬炭敬，也是衙门老例了，他掌礼部，这些孝敬，他不拿，底下人不敢拿。所

以，他也拿过，但也仅止于此。

五皇子平日里生活并不奢侈，除了人情往来，自家花用，银子是够用的。天潢贵胄，本就不缺银钱，弄这些银子做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

“银子自然有银子的用处，世间之事，大抵是与银钱相关的。”谢莫如悄声道，“其实我要说，户部至此，不一定是太子就希图这些银钱。太子初掌户部，如何才能收拢人心？打个比方，先时户部的油水是一千两，到太子掌管户部，户部当差的油水增至三千两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。若如此，谁不念太子的好处呢？”

“怎么能有这般糊涂的事！”五皇子急道，“江山可是祖父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！”他们老穆家的！太子这不是纵着旁人挖自家墙脚吗！

谢莫如淡定提醒：“彼时太子还不是太子。”不要说太子，谁不需要人支持，穆元帝也要朝臣忠心。

剩下的话，谢莫如不说，五皇子也知道了。太子不是太子时如果用这种法子收拢户部上下人等，也不可能做了太子就改的。相反，开此先例，怕是户部人等以为有太子默许，自会变本加厉。而地方官员，等着户部银钱发放，自然要打点，哪怕打点花销倍增，碍于户部是太子的地盘，也没人愿意得罪现任的储君，将来的皇帝。怕是地方官只当是给太子殿下进贡了呢，当然，户部得的好处，不可能不给东宫进贡。谁会嫌银子多呢？

只是，五皇子仍忍不住一声叹息：“我总觉着，朝廷的银子，还是该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前朝覆灭，皆因朝纲败坏。都说前朝末帝如何昏庸，其实说句实在话，他还不算特别昏庸。前朝有此下场，一则朝纲败坏，二则藩镇势力过大，以臣凌主，君权不存。这两者，并不是平民百姓导致的，前朝至此，原因还在于士人。所以我觉着，治国治藩，不仅在于治理百姓，更在于治理士人。尤其是官员，自品性到能为，都要细细斟酌。官员好了，派他们到地方，地方才能好。倘官员先坏了，到地方只知巧取豪夺刮地皮，天下焉能不乱！”

五皇子感叹一回，早早安寝。

五皇子还能睡得着，穆元帝收到他五儿子的密折兼家书，是觉都睡不好了。

五皇子其实写得还是相当委婉的，但再如何委婉，就像他说的，他既知道，不好不跟他老爹说一声。对于一个帝王，真相较粉饰太平重要千百倍，只要这个帝王不太昏庸。

穆元帝并不是自欺欺人的性子，前些日子他五儿子说，兵部给我们闽地的军械，多有不合格的，还有以旧充新的事。其间夹着闽地将领的密奏陈词，什么军源不足吃空饷，粮草上做手脚的事，都同穆元帝说了。幸而穆元帝有了年岁，人有了年岁，脾气就缓和了。遇着这事，穆元帝虽也免不了气一回，只是，他没声张，先是命人悄悄在兵部查了。穆元帝一查，真一肚子火气。如今南安侯是兵部尚书，当然，他这兵部尚书做的时间还短。因穆元帝自认是绝世好爹，自从儿子们成年，为了历练儿子们，便将儿子分搁在六部历练。这



不，大皇子就搁兵部了，就等于给兵部尚书头上再安一顶头上司。

大皇子在兵部的时间比南安侯长，兵部的肥水部门，譬如武选司，专管着武官的选拔、升调、承袭、封赠诸事，一听这职能就知是何等肥水衙门了。还有武库司，掌全国兵籍、军器之事，更是肥得冒油的部门。于是，这俩部门，大皇子都牢牢地捏在自己掌心，不容人染指的。于是，南安侯鲜少管武选司、武库司的事，他管着职方司、车驾司、稽俸厅、会同馆，听着是四样地方，可这四样地方的油水加起来也比不了一个武选司。

要说穆元帝不知道他大儿子紧把兵部要害部门的事，那就是睁眼说瞎话了。穆元帝是做亲爹的，难免有些私心，自然是偏着自己儿子的。穆元帝这心思，不知南安侯晓不晓得，但不论南安侯晓不晓得，反正人家不傻，没跟大皇子争。大皇子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反正万里江山是姓穆的，又不姓胡。

人家啥都不争，而且，南安侯是穆元帝嫡亲的表弟，又是难得的明白人，以至于，现在穆元帝真不好让表弟替儿子顶下这兵部的屎盆子。

五皇子很有父子兄弟爱，虽然他觉着他大哥这事办得不对，但考虑到他皇爹他大哥的脸面，五皇子很谨慎地用了密折。这一举，给了他爹充足的调查空间，而且，将事情放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，同时也没有让大皇子太过难堪。尽管大皇子被穆元帝私下狂喷了大半个时辰，膝盖都跪肿了，兵部的差使也被夺了，但也得说，这是五皇子手下留情，大皇子方能保全了脸面。

好吧，差使都被夺了，哪怕穆元帝没有明面上发作，但兵部武选司、武库司接连遭到清洗，只要没瞎的，也知道是什么事了。

大皇子更不可能感激他五弟递的是密折，他此时恨不能生吞了五皇子。这该死的老五，原以为他是个好的，谁晓得一到闽地把千百年前的旧事都拿出来咧咧，告黑状！什么东西！太子的狗腿子！

大皇子恨五皇子恨得牙根痒，与对他不离不弃的赵霖道：“老五以为自己是什么好的，当初他给父皇修汤泉宫，三个月就用了一百万两银子，我就不信这里头没有猫腻！”

赵霖听得虎躯一震，当然，赵霖生得长身玉立，并非虎躯，但大皇子所言对他的震动实在太大，以至于，赵霖失去了往日的镇定，脱口问：“一百万两银子？殿下听谁说的？”

“老五自己说的！”大皇子自觉抓住了五皇子的把柄，道，“我已命人去查了，他又不是用金子修行宫，要说他没从里头贪墨，我再不能信的！”

赵霖此刻的心里感受没人知道，因为他很快恢复镇定，然后告诉大皇子：“殿下，请立刻撤回人手。五皇子当初修汤泉宫，只用了一万两银子。殿下莫要给人骗了！您此时若将这子虚乌有之事扣五皇子头上，陛下要做何想！”

“啥！一万两银子！”大皇子吓一跳，脱口道，“那够做什么！”当时汤泉宫破破烂烂的，怎么算一万两银子也不够的啊！